

# 济阳人文

## 初探东辛村的前世今生

◎李增武 李增荣

其实这并不神秘,这些乌鸦把树多的辛庄看作是它们的家,白天外出觅食,晚上回来休息,带着一天天的喜悦,高兴的团聚一番后,天黑下来再归宿,夜晚,树上落满黑乌鸦。这也许就是它们的天性。冬季的雾凇和树挂也是辛庄一大奇景,因为树多,成一片玉树琼花、冰清玉洁的世界,煞是好看。南坡里和东坡里,各有一片李氏墓地,植有松柏,南坟莹有两座高大的石碑,书有逝者的生平业绩。东坟莹内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风一吹,杨树叶就哗哗作响,整个村子都能听到。辛庄的紫门篱笆墙举目可见。树多,每年秋天都“均”下好多树枝子,村民们就将它沿着屋台子的四周扎成篱笆墙和篱门。这样,篱笆墙和房屋后墙之间多出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用来挖地瓜井子或拴牲口。等到次年春天,在篱笆墙下种上扁豆、丝瓜,干枯了的篱笆墙又披上了新绿,开着花儿,蜂蝶翩翩起舞。篱笆墙的存在,加上土坯房、扁豆秧、打麦场、鸡叫狗咬孩喊娘构成了一个稀有的古村落特征。说起场院,大小不等家家有,夏秋用来收拾庄稼叫打场,冬季躲进柴火垛,夏季家人坐在那里乘凉,数星星,看月亮,呼吸着天然氧吧,听昆虫奏的交响曲,感到格外的惬意。村内最大的场院当属西大场院,占地约二亩余,既开阔、又大气,是全村人唯一集中活动的场所,每年春节、元宵节玩灯、演戏都在这里聚集。村内没有深水湾,浅水塘倒有十几个,它就像餐桌上的盘子盛不了多少水,一下雨就满,除有一处是苇子湾外,多数里面种有耐涝的柳树,浅湾边上长些灌木或蒺藜子姜之类的自生植物,一簇簇、一片片,星罗棋布,每到傍晚蛙声一片,伴着明月光,一直叫到天亮……这就是旧时的辛庄。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治理黄河十分重视。毛主席亲自视察黄河,并作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从此黄河洪灾逐渐减少。尤其是小浪底工程建成后,几乎完全征服了水患,黄河治理的真像母亲(河)了,它按照人们的意志,顺顺畅畅的流淌着,呈现出慈祥的面孔,变害为利,辛庄人亲身感受到了实惠,欢喜之下,辛庄也正式改名了,芳名叫东辛村。1953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1954年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改为生产大队,全村划分为4个生产小组。随着黄河水患的消失,村内发动群众开展了翻红压沙、改良土壤、重造良田的重大举措,并在黄河岸边设立了水车群、灌溉网,改变了守着河水种旱田的局面,使全村千亩耕地变成了水浇田。1959年——1965年,国家困难时期,东辛村向国家交售粮食较多,曾连续受到县、乡的表彰。1976年黄河又一次大汛后,政府投资,给村内修起了避水台,1999年,又建起3个村台,修整了村内道路,虽是权宜之计,村民们也觉得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40年的改革开放,东辛村也像是又获得了新生一样,思想解放替代了固步自封,青年人不甘心在老祖宗居住的滩区贫困的待一辈子,他们纷纷走出东辛村外出打工、创业,去闯新的世界,靠他们的勤奋和智慧,在县城、在

外地赢得了立足的一席之地,他们又把自己所取得的成果,回馈于村内,支持村内经济的发展。由此,东辛村在党的阳光下,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看今日,杨柳依依,万物生辉,虽然少了古韵,却多了新的美丽。坡里修起了电楼子,引黄灌溉设施一应俱全,马哒声,水流哗哗,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在田野上不停地奔跑,几年前就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那一派嫩绿青翠的庄稼,顺着视线,伸向远方,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新建起来的280亩荷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惊艳八方,引无数游客流连忘返。村内也旧貌换新颜,砖瓦房、宽厅堂,衣食住行讲时尚,电灯照明、手机通讯,门前多了摩托车、电动车、拉货车、小轿车。房前屋后清洁,卫生处处绿色,空气清新,村民的幸福指数年年递增,人们笑在脸上,暖在心里,说不尽的幸福感,道不尽的颂党恩。党和政府为了让滩区村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从去年开始,让东辛村的群众陆续分批搬出滩外,住进了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楼房,远离水患梦魇,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下一步还将完善学校、幼儿园、卫生室、老年公寓等配套设施,生活品质还将大大提升,村民们说,盼了多年的愿望——安居乐业的梦想,如今实现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基于东辛村地处特殊环境,具有一些自然形成的原生态,便有善思的名贤提议,在东辛村即将搬离滩区的当下,留住这些不会再有的乡愁。笔者以为,想法甚好,但全面考虑难度很大。一是已经失去的自然景观,无法再复制,如黄河激流的咆哮,货船、白帆、纤夫的再现,大雁的聚集,大柳树的壮观,乌鸦的空中盘旋等等;二是大堤里面的滩区本就是黄河行洪之道,只是因为早年先有了村庄,然后才有了大堤,在滩区内有村庄是历史造成的,黄河部门监管,历年都在清障,不会允许有条件搬离的村庄和群众再继续留在滩区;三是让村民搬离滩区这是党和政府对滩区群众的深切关怀,是让他们彻底脱贫的重大决策,是实现农民、农村振兴的英明之举。东辛村搬离滩区,是摆脱贫困,计在长远,改变命运,百年所盼,决不能因小失大,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整体搬迁系第一重要的事情。如若想留乡愁,只能是在黄河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用招商引资的办法重新规划设计,不可与东辛村的整体搬迁混为一谈,“搬”是一个问题,“留”是另一个问题。整体搬离绝不可半途而废,留下烂尾工程,人为的把一个600多年的村庄弄得七零八落。

“搬离滩区拔穷根,安居暖热村民心,一步登天梦成真,千言万语颂党恩”,这是东辛村人今天的新语。愿东辛村整体搬迁工作顺利,并对搬迁后的新家园建设充满期待,对东辛村人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寄予殷切的希望。

注:以上这段历史,从南坡里祖墓中的两座碑刻文以及1959年修黄河大堤时,从马店子村东120米处发现的祖墓遗迹中得到证实。(完)

每次回老家都为母亲精心挑选着礼物,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就数列个选项单打钩取舍:鲜花,NO。旅行,OUT。衣服,YES。美食,OK。母亲一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用主义者。在她看来,一切超出柴米油盐的华而不实皆为浪费;一切脱离衣食住行的小情小调皆是矫情,当然,母亲字典中的衣食住行中的“行”字绝不包括旅行。如果手中有笔,绘一幅母亲的日常生活图,它绝不是一幅水墨写意的国画或浓墨重彩的油画,是寥寥几笔绘就的简笔画。

自幼及长,印象中,我家除了早饭有米粥,馒头是热的,中午晚上餐桌上只有热水凉馒头。以至于后来嫁到婆婆家竟然发现一天三餐可以有热粥、热馒头,幸福指数顿时飙升。我家除了我养过两条寿命不长的小狗和地里干农活必备的一头毛驴,既不闻鸡鸣犬吠的声音,也不见鸡飞

气。生活中的母亲是粗线条的,甚至简单到粗暴。彼时孩子们头上都爱生头虱,母亲竟然给姐姐头上抹上一通敌敌畏后,把姐姐锁在家里然后施施然去赶集。等她回到家,看到趴在门边的姐姐已是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她怀着弟弟时馋酒,拿着家里的粮食换酒喝,怕家里人发现,聪明地把酒瓶藏在粮囤里。每每说起此事她都自鸣得意,却听得我一身冷汗,幸好当时怀的不是我。弟弟三四岁时,带着弟弟去大姨家,她竟在集市上把弟弟丢走,幸好向来乖巧胆小的弟弟懂事地想起他然后来寻他,好歹算是虚惊一场。

有时会觉得母亲是冷的,是骨子里的冷。看过很多名家记述母亲的文章,我的母亲却不像其中任何一个。自小我和姐姐就跟着奶奶睡,成长



## 我的母亲

◎杜秀香

狗跳的场景。我猜我家即使有人白日飞升,也绝不会有传说中的鸡犬升天。当然,我家房前屋后也绝不会鲜有果树,不会有菜畦瓜架,地里一茬茬成熟的庄稼和家里一天天长大的我们已经让她觉得穷于应付。门前院周,所有的不过是几棵祖辈相传,垂垂老矣的老枣树,每年的秋季在枝头象征性地稀稀拉拉挂着几颗红枣。后来,这些渐渐寿终正寝的老枣树也陆续被伐掉。于母亲而言,一切生活之外所谓无用之物大可不必存在或拥有。想来大约是母亲幼时艰难,环境使然。

母亲刚刚记事,姥爷便撒手人寰早逝,寡居的姥姥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好在,舅舅年纪轻轻便担起一家之主的重担,一手抚养三个妹妹和自己的五个孩子,期间的辛酸不易大略可知。众多的姊妹姑侄中,母亲永远是让人省心的那一个。她本分地不添任何麻烦,默默地帮衬着姥姥和舅舅劳作度日;她安于现状,顺从于家庭的一切安排,对生活从没有非分之想,极少索取别人给予她之外的东西。就连她与父亲的相亲都是大姨替她相看的。

彼时,父亲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大姨竟然替母亲同意了婚事,为此,我一直觉得大姨颇有识人之术。后来,父母渐渐相识,其实所谓相识,也不过是偶尔在集市上惊鸿一瞥的一眼对视。此情此景倒让我想起一句歌词:“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不过这一眼母亲对父亲却不甚满意,只是从未向姥姥和舅舅提出异议。她顺从地安然出嫁,来到了她不熟悉的新家。生活的艰难磨砺了舅舅一颗坚硬的心,母亲却是唯一一个在出嫁时让舅舅和妯子觉得不舍的人,也因此,虽然父亲家的彩礼单薄,母亲的嫁妆却格外丰厚。以致后来每次提起,母亲都自觉颇有底

气。生活中的母亲是粗线条的,甚至简单到粗暴。彼时孩子们头上都爱生头虱,母亲竟然给姐姐头上抹上一通敌敌畏后,把姐姐锁在家里然后施施然去赶集。等她回到家,看到趴在门边的姐姐已是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她怀着弟弟时馋酒,拿着家里的粮食换酒喝,怕家里人发现,聪明地把酒瓶藏在粮囤里。每每说起此事她都自鸣得意,却听得我一身冷汗,幸好当时怀的不是我。弟弟三四岁时,带着弟弟去大姨家,她竟在集市上把弟弟丢走,幸好向来乖巧胆小的弟弟懂事地想起他然后来寻他,好歹算是虚惊一场。

有时会觉得母亲是冷的,是骨子里的冷。看过很多名家记述母亲的文章,我的母亲却不像其中任何一个。自小我和姐姐就跟着奶奶睡,成长

中的所有问题和秘密都是我们自己消化解决,她从不过问我们的成绩和心事。初中晚自习回家,经过我家的大门,望着门缝里漏出的明亮灯光,我都特别想回家,可只能望门兴叹乖乖回到烛光昏黄的奶奶家。偶尔忍不住敲门,借口掉到家里东西,母亲都一脸的不耐烦。姐姐初中毕业后考上中专,要去济南搭乘火车。恰逢邻家在济南铁路上班的大爷一月一次开着大卡车回来,于是,父亲托付大爷把姐姐捎到济南,再打发姐姐坐火车。从未离过家的姐姐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躲在车窗后面哭得梨花带雨,站在门口送行的母亲颇为不悦地斥责她:“去上学是好事,有啥可哭的,再说,出门前哭哭啼啼的多不吉利。”一席话把我们离别的心酸和愁绪生生抹平。同样一幕还发生在姐姐结婚当日,坐在喜车上的姐姐看着父亲母亲难舍的哽咽而泣,常规接下来的镜头应该是母女抱头痛哭才符合常理,母亲却不为所动,依然训斥姐姐:“这孩子,大喜的日子哭啥,多不吉利,又不是不回家了。”这一幕多么熟悉,在旁陪着姐姐落泪的我也又一次一惊一乍。多年后坐在喜车里的我看着越来越远的家滴泪未流。

年轻时,她与父亲也常有争执。为父亲的贪杯,为家庭的琐事。她一次次夜深人静时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寻找喝酒未归的父亲。当她带着脚步踉跄的父亲回到家,接下来就是一场暴风雨。最后的戏码都是她摔门回娘家。出得大门,她就安心地坐在我家北面农信社旁边的台阶上等着我们去寻她。等我们大哭小叫地找到她,她就会拍拍身上的尘土领着我们回家,且美其名曰:舍不得她的孩子舍不得她的家。我晕!如果当年有奥斯卡,母亲定会捧回最佳表演奖。

母亲与父亲无论战争大小,却从不与外人言。所有矛盾与委屈都消化在家里。村里的时



16  
厂保卫处的人到车间来找我来的时候,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我就知道,是那天晚上的事被查到了。  
我没太当回事儿,我想,不就一千多块钱吗?能咋地?  
被带到派出所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事竟然会有这么严重!  
我被送进了拘留所。  
我妈一夜之间头发白了大半。本来就瘦小的她,看起来更瘦更小。见到妈妈的时候,我都不敢看她。  
我爸爸也老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又深又密。  
开始的时候爸妈瞒着爷爷奶奶,后来还是瞒不住了。爷爷血压本来就高,一着急,瘫了。爷爷那么疼我,他住院,我却不能去照顾他。甚至,连去看他一眼都不能。

17  
我一直怨爸妈从小把我留在爷爷奶奶家不管我。到上学的时候,又非要我来县城的学校。  
现在想想,爸妈工作都很忙,他们不把我送到老家,确实没办法照顾我。我也想明白了,当初爸

妈执意让我来县城上学,也是为我好。乡村小学的教学质量肯定不如县城。  
现在,农村稍有点能力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县城来读书。家庭条件好的,从托儿所就开始来县城了,有好多托儿所,都有专门的宿舍。那么小就离开爸妈,我觉得,这对孩子不好。  
爸爸脾气急,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每次送我去上学,都是急急忙忙的。因为他单位上班时间早,而幼儿园上学时间晚。爸爸提前送我到幼儿园,然后再慌忙去单位。爸爸的单位每天都是要签到签离的,晚去一分钟都要扣工资。每次爸爸都是卡好了点去送我,我一哭闹,他就要迟到。总迟到,爸爸也觉得没面子。  
从小,我就没让爸妈省心。上小学的时候,三天两头地被老师把家长请了去。后来,又迷上了游戏。现在想想,我的心

思,从来都没往学习上用过。  
我想,如果当初我能好好学习的话,也不会像

用真实事件解读孩子成长问题  
20个故事,还原懵懂少年的迷茫与彷徨。  
温情寄语,指引他们与青春和解。  
勇敢作别青涩岁月的荒诞与不羁,  
看得见远方,就不惧未来,不畏成长。

圆桌对面的孩子  
鞠慧

现在这么无聊,这么无知。  
庭后絮语: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褚亚诺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他的父亲虽然没什么大的恶习,但日常生活中,他却是个既不自律也无节制的人。作为家中的男主人,其对生活的态度及对妻子劳累、病痛的漠视,在潜移默化中,都在影响着儿子的心理、行为习惯,对其人格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褚亚诺的父母工作忙,没时间带孩子,就把褚亚诺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上小学的时候,才把褚亚诺接回到城里的家中。像褚亚诺这样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也不在少数。关键问题是,当父母把孩子接回到城里后,从小在乡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孩子,不论是从心理上、情感上还是行为方式上,都一下子很难适应。这就需要父母花费更多的心血,更多的爱,帮助孩子尽快融入新的环境当中。

光,日长如岁,女人们总爱聚到一起纳鞋底、做衣服或只是闲聊。出了门,无论是否还在冷战,父亲永远是她口中聪明睿智、高大光辉的好丈夫,好父亲。她很鄙夷那种把家丑挂在嘴边的女人。她不止一次告诫我们,丈夫是用来维护的,任他有百般不是,外人面前也不能贬低他,自己的丈夫自己都瞧不起,别人又怎么会尊重他。此言不差。我铭记在心且举四肢赞同。有时候生活中悟出的道理远不如书本上修饰措辞的华丽动听,却更接近生活本质。

结婚几十年,对于维护父亲,母亲从来都是冲锋在前,毫不含糊。有一年中秋,离家在外的大伯回到家,姑姑们都来叙天伦,直到月上中天,他们都一直在屋里喊喊喳喳争论不休。原来,大伯提议爷爷和爸爸分家,让爸爸给爷爷上大梁。这本也无可非议,可大伯和姑姑们又提出许多苛刻条件,自己却都置身事外,貌似有意为难父亲。都是亲人,父亲有苦难言。被支出去的母亲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护夫心切的母亲毫不犹豫地从屋里冲了出来。于是,一场闹剧终于以姑姑们深夜匆忙告辞,大伯第二天不亮黯然离去告终。当夜,我听到了父亲压抑的哭声。此后,此类话题再没人提及。

外人面前,母亲身体力行的维护着父亲的高大形象。在家里,她对父亲更是言听计从。她觉得父亲就是她的生活,她的依靠,她的终身。她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的生活里会再也没有了父亲。从父亲查出身染绝症,我们就刻意隐瞒,心思简单的母亲从未多想。她在医院一夜夜守候着手术后的父亲,盼着早点出院;她陪着父亲去济南放疗,住在狭小的旅馆里毫无怨言;父亲一次次住院,她从没让我们守过一夜,她说怕父亲难受时不好意思支使我们,也怕我们耽误明天上班。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我们终于告诉她实情。她哭着从姐姐家离开,本来端到桌上的饭菜一口未动。她埋怨我们不够尽心尽力,和父亲商量着去青岛找大伯。如同溺水的人,她努力想找一根可以救活父亲的稻草,却是徒劳。夜里,我们从医院坐着120带回弥留的父亲,下车,母亲冲到早已听闻消息等候在门口的婶子大娘身边,坐地上开始嚎啕大哭,她假装的坚强一下子丢盔弃甲。

举行完父亲的葬礼,老公心疼正身怀六甲的我,想把我接回家,她一听我要离开,一下子坐在地上,又是一场大哭。七大姑八大姨齐齐指责,我尴尬到不知所措。姐姐扬手给了我两个巴掌,母亲才算罢休。她的世界坍塌了,一片废墟,她怕我们会把她一个人丢在废墟里。此后两年,我和姐姐几乎每周回家,陪着她哭一场,然后听她絮絮叨叨讲述她和父亲那些陈年往事。从前不给我们打电话的她仔细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记在一张硬纸上,压在电话机的下面。只要我们一时接不到电话,她就开始兴师动众,满世界打电话找我们,仿佛她的孩子失踪了,弄得人仰马翻,直到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篇才算翻过。

整整两年,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不能自拔。好在她是那个勇敢乐观的人,时间渐渐磨平了她的伤悲,提起父亲时她不再流泪,只是黯然叹息父亲的微薄。我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每次回老家都为母亲精心挑选着礼物,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偶然一天,看到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我的母亲》,他说:“自从我父亲去世,我偶尔会突然领悟,就像我父亲在我的身体里残留了什么,我走下玄关时的感受;我的脚滑进等在那里的木屐;还有我倾身读报纸的样子,我把玩烟盒的样子。似乎我存在与我死亡之间的距离,自然而然地变短了,我就是下一个。但我的母亲还精神矍铄,她是此生与死亡之间唯一的存在。”看完,我忽然泪流满面。  
作者单位:县人民医院

本案中,褚亚诺的父母当面对一时不能适应城里生活,不能适应学校生活的孩子时,他们没有去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逐一帮助孩子解决,而是采用了简单直接的方式。这给褚亚诺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褚亚诺不愿去幼儿园上学的时候,学习跟不上的时候,去游戏厅玩游戏的时候,他爸爸唯一的管教方法就是打骂。  
褚亚诺的诸多问题,有家庭的原因。但与其自身的不读书不学习,有更大的关系。在家庭教育跟不上的情况下,如果他自己能够努力学习,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在阅读中找到自己的目标与方向,明事理、辨是非。那么,他就不可能如此的无知和无聊。他的生活,也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法院认为,褚亚诺通过不法手段,强行劫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案发时,褚亚诺已满14周岁,应当对其抢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归案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较好。且其父母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因褚亚诺未满18周岁,且属初犯、偶犯。综上所述,决定判处褚亚诺有期徒刑三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十四)